

## 第30届书博会济南举行

## 在浩瀚书海中,寻找历史、时代与人的坐标

本报记者 傅小平

于7月15日至19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致敬建党百年 阅享盛世书香”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的16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参展,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共展出优秀出版物和文创产品40多万种。同时,本届书博会开展了读者大会、“十大读书人物”颁奖、红沙发访谈、少儿阅读节等600余场主题活动,“线上书博”也在全国首次亮相,实现VR观展、线上直播等功能,为全国读者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曾以小说《藏獒》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家杨志军的长篇新作《最后的农民工》,聚焦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在挺进城市之役中的沉浮悲欢,他在书博会现场举行的,题为“从荒原到大海”的新书分享会上所说的一段话,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本届书博会的最佳注解:“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情怀,一定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一个人的生活,一定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人的风貌,一定是地球风貌的一部分。”

庆祝建党100周年,是本届书博会的重中之重,也突出体现了“历史、时代与人”的主题。正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这个曾经的农业大国需要用全新的工业和城市的崛起走向未来,农民工群体也就应运而生,并在时代进程中践行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也是呼应这一趋势,杨志军在新作里表示,既往的概念需要刷新,农民工也是真正的产业工人。

而作家郑欣耗时三年写就的《百川东到海》,则表明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是时候对第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与研究的杰出人士做一番回顾。郑欣表示,这本书灵感来源于她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读过的一些书,认识的一些人,听说的一些故事。小说以1919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为历史背景,描写了当时那批年轻人面对时代变革经历的人生选择和爱恨情仇。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历史的浪潮里明晰了自己的命运,在滔天巨浪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标。

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推出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里的先锋人物,无疑是在时代进程中找到自己人生坐标的优秀代表。书博会现场,丛书作家代表张吉宙、郭凯冰、鞠慧、李岫青、徐鲁、葛竞,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以及主办方代表莅临现场。作家们以描写的先锋人物为蓝本,分享先锋人物的成长故事和先进事迹,比如《中国女排——永不言弃的王者之师》里写到了小时候身体瘦弱的小姑娘朱婷如何成为排球赛场上英姿飒爽的球手;《黄旭华——志探“龙宫”》中提到从小喜欢做手工的黄旭华如何因为小时候制作的一只带动力的铁皮小船,而种下了一颗成为科学家的种子等。如接力出版社社长黄俭所言,为了创作好这套图书,作家们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艰辛的创作,用孩子们喜欢读、读得懂的语言描写了先锋人物的成长故事,使该丛书不仅有很强的思想性,还富有文学性、艺术性、可读性,具有浓郁的儿童情趣,能够帮助青少年树立人生榜样,做一个大写的人。

作家彭东明所著长篇纪实文学《一生的长征》里的主人公喻杰,显然是个大

写的人。他曾任粮食部副部长和商业部副部长,当他于1970年主动回乡,走过当年成长之地、游击之地,眼前的故乡景致与他脑海中回闪的过去不断重叠,因为愧疚,他决心要改变故乡贫困现状。他四处要政策、要扶持,也捐献出自己和亲人的积蓄,为最偏远的乡村修路、为山区修水电站;他也教育自己的子孙安心农村生活,同时为乡邻处理纠纷、解决困难……他甚至拒绝回到北京享受正部级待遇,安守在乡村,直到最终逝世。正如王震将军所言,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实在的人民公仆”。彭东明采用平行结构,通过不同角度,全面而细腻生动地描述了回乡后喻杰的所思、所想、所做,塑造了一位纯粹的、永怀初心的共产党人。

如果说《一生的长征》更多寓意喻杰的人生道路,那么作家温燕霞所著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乳》的创作背景则来自于红军长征。在这段历史中,有很多革命者的后代或者遗孤在当地百姓家庭中生活。他们与老百姓怎么相处?他们的命运遭际如何?这些问题长期萦绕在她的脑海里。也许是出生于革命老区赣南的缘故,温燕霞对红色历史题材情有独钟,故乡曾掀起过的惊天动地的革命浪潮,发生过的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都成为她的创作源泉。其中,以小说的形式反映红军留守遗孤的命运遭际,长久以来成为作家心里一颗写作的种子,这正是《红乳》的写作源头。出版方表示,温燕霞把革命战争这个硬核题材写得引人入胜,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融入谍战、悬疑等类型元素,在讲述钟良心、龙秋月等人营救、护送四名红军遗孤的主线下,同时穿插四位“红军孤儿”的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叙述,以孩童的视角和口吻描述一定的故事背景和情节进展,谱写了一曲交糅着战争与女性、鲜花与硝烟、青春和梦想、母爱与牺牲的虎口脱险记。

作家铁流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靠山》则谱写了革命战争年代众多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动人故事。在这部人物丰富,材料厚重的作品中,铁流立足于微末的小人物,将他们的悲喜描摹刻画,通过对支前百姓群体中普通个体的叙写,来反映了这段广阔历史的另一种宏大: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不论多么宏伟的人类历史,其落脚处永远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铁流从极细致、极微小处落笔,以曾经亲历其中的无数普通人讲述的微末细节,独辟蹊径,尝试进入宏大的历史中更为真实的一面。难能可贵的是,通过铁流对普通百姓事无巨细的描述,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人民的战争”如何由人民完成,“人民的军队”如何被人民组成……他们共同串起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历史记忆。

由此可见,仿如《大宅门》导演郭宝昌自传体散文书名《都是大角色》,历史和时代洪流里的人物无论大小,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大角色”。郭宝昌对艺术的痴迷和探索,他和梨园名宿的奇缘,他对第五代导演的扶持以及和他们的友谊……跌宕起伏的经历,加上亲历的奇人异事,构成了他异于常人的非凡人生。他写的这本书也以人物写作为主体,呈现了一组复杂生动的人物群像,人性的复

杂多面、人生的不可预测,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这些丰富深沉的人物谱背后,是对时代、对命运、对人性的复杂体味和深刻感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和很多作家一样,刘醒龙也同样被困在家里。身在武汉,使他得以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在二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如果来日方长》中详细描述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或熟悉或陌生的同城中人,与疫情决一死战的具体细节,用大量事实和实际行动表现了武汉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拼命”精神。书中既有个人日常平凡小事的描绘,也围绕着疫情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度反思,既有未成年儿童在疫情之下令人动容的表现,也有本地抗疫主力军鲜为人知的罕见手笔,具有相当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以文学为志业的作家们,也往往在写作上自觉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从《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一路走来,张炜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近两千万字,在海内外出版各类作品集和单行本600余部,被译成英、法、日、德等几十种文字,先后荣获海内外100多个重要文学奖项。从创作的质与量来看,他无疑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以一个优秀作家所应具有的责任感关注我们生存的世界,关注生存在这个世界里的芸芸众生。在书博会现场,张炜和读者分享了最新自选集《夜思》和最新诗集《挚友口信》的创作体验。他坦言自己很少编自选集,毕竟已有作品各有所长,自己很难选择,何况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已经出三本自选集,他担心篇目重复。所以此次选择的标准,一是不与过去已选者重叠,二是精短,三是时代精神的记忆性强。诚如评论家潘凯雄所说,除去将小说与散文这两种文体合编外,这本自选集所编入的作品最早创作于1976年,最晚是1998年,时间跨度长达22年。于张炜个人而言,这也是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但他个人的这段小历史小时代,自然又是我们国家大历史大时代的一个缩影。“因此,通过对过往文学创作这样一种特定的编选来折射、观察与研究历史与时代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

就像诗人王家新说的那样,包括《挚友口信》在内的诗集,也体现了张炜作为一个作家、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这对诗歌界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事。张炜表示,他曾对保罗·策兰、艾略特等诗人的作品做过很仔细的研究,也在中国古诗学研究方面下过功夫,写了接近200万字,目的就是搞清楚中国的传统诗,这使他认定,在中国,对西方现代自由诗做简单的模仿不会有任何前途。以他的观察,中国的当代诗虽说不是一无所出,却在局部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其晦涩,完全土崩瓦解;再一个就是似乎什么都可以写诗。在他看来,单纯从诗歌形式,以及和读者建立沟通渠道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对诗歌的热情一如既往,他要努力找到“自己的语调、自己的表达”。

作家虹影一直都在寻求自己的表达,她在某种意义上构建了自己的“字典”。

(下转第5版)

